

孟東野年譜



$$\frac{492058}{1707}$$

MG
K225.3
83
3

孟東野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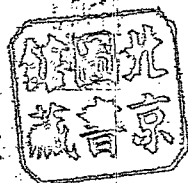
李士翹著



3 2285 5253 9

序一

孟東野詩。見稱於昌黎。唐人無異論也。東坡祭柳子玉文有郊寒島瘦之詞。元遺山論詩絕句稱爲詩囚。學者過信其言。遂爲東野詩之定評。數百年衆口一詞。不知宋人詩尙清俊之格。而東野旨趣與澀字句古淡。眈然咸池之音。固與宋詩不相近也。惟梅聖俞詩時有規摹東野處。宋人極重聖俞。不應上譏東野。目睫之失。未爲公論。士翹精於詞章。尤致力於唐代文家。獨能服膺東野。且爲之譜其行年。深得誦詩者知人論世之旨觀。韓公之推崇東野亦不亞歐公之引重聖俞。名家品藻。自以並世者爲能盡其底蘊。後人評定。未免過徇主觀。然則表章東



孟東野年譜

野。年譜所載。固已粲然。無假空言。以相辨證矣。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膠西柯昌泗序

序一

民國二十三年秋。余再長張家口師範學校。延李君士翹授諸生國文。於茲二年矣。頃以所著孟東野年譜。丐序於予。不能辭。按李唐文學以詩著稱。自明賢高標區爲初盛中晚四期。其間詩風之隆殺。與夫遞嬗之跡。釐然可見。近來治文學史者。間見輩出。如雨後新筍。或爲斷代史。或綜叙一切。貫串歷代。或但取一家。詳爲表揚。斯誠藝苑盛事也。顧急功好名者。一聞聲響。則羶附而來。拾人牙慧。不自用力。沿襲舊說。敷衍成篇。何其陋哉。東野詩高。爲中唐鉅子。徒以無人倡說。幾至淹沒無聞。茲李君士翹自關途徑。窮搜冥索。不憚繁

瑣。成此鉅製。此間耗力固與其他沿襲成說者有異。而李君治學之志趣。與其爲人亦由此獲知泰半矣。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張季春序於張家口師範學校。

一、引言

東野以詩鳴於中唐；詞意清苦，結體深奧，自關蹊徑，卓然大家，其詩名駸駸乎與昌黎韓子相頡頏，且不可上下；甚有東野潤色退之之說，聲名之隆，可以窺見。唯其生平諸書語而不詳，茲援讀書知人之義，取東野詩集，參以東雅堂韓昌黎集，新舊唐書，並近人錢基博韓愈志，勒成東野年譜一卷，俾詩人流風，常存藝苑。表末附輯歷代東野詩評，哀錄前賢成說，凡二十七事。學海之涓滴，泰邱之培塿，其于治唐代文學者不無幾許方便，罔敢云著述也。

二、年譜

新唐書一百七十六卷云：『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

嵩山，姓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

按東野籍貫尙有二說，一曰：雒陽人，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云：『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張籍友善。』辛文房唐才子傳同。一曰：平昌人，四部叢刊本孟東野詩集畧曰：『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吾師柯燕齡先生曰：『唐人郡望，此例甚多，李氏無論爲何處人，皆自署隴西，或趙郡。鄭氏無論爲何處人，自署滎陽。以至韓退之南陽

人也。自稱爲昌黎韓愈，張籍和州人也，自稱爲吳郡張籍。皆舉郡望，郡望者卽此姓名最著名之地。此平昌孟郊亦是類也。孟氏自晉孟昶以來，世有顯者，皆爲平昌人，是以平昌爲孟氏之望。考唐人籍貫者，須分清何者爲其鄉里！（湖州吳康）何者爲其寄居！（洛陽）何者爲其郡望！（平昌）此風至明亦有之，文徵明蘇州人也，而書畫自稱雁門文徵明，亦用郡望。」

唐玄宗天寶十年（七五一）東野一歲。

父庭珩，母裴氏。

註一：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云：「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乙亥貞曜先生孟氏卒，卒年

孟東野年譜

四

六十四。」以是推算，東野當在天寶十年生。

註二：

東雅堂昌黎集真隴先生墓誌銘：「先生生六七年」句下註云：「天寶十年郊生。」

」。

註三：

真隴先生墓誌銘云：「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

天寶十一年（七五二） 二歲。

天寶十二年（七五三） 三歲。

梁肅生，其後東野有詩投贈，題曰：古意贈梁補闕。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六云：『肅字敬之，安定人，世居陸渾，中文辭清麗。

科，擢太子校書郎。肅復薦其才，授右拾遺，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講。爲文章得獨孤及之傳，而好獎掖士類。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云：『大歷貞元之間文學多尙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奧澗，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天寶十四年（七五五） 五歲

是年十一月安祿山反。

肅宗至德元年（七五六） 六歲

是年玄宗出奔蜀，次於馬嵬，宰相楊國忠，貴妃楊氏伏誅，秋七月太

子序卽位於靈武。

至德二年（七五七） 七歲。

是年安慶緒殺祿山。

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 八歲

是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乾元二年（七五九） 九歲

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 十歲

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 十二歲

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 十三歲

代宗六曆三年（七六八） 十八歲

東野深友韓愈生

大曆五年（七七〇） 二十歲

大詩人杜子美卒。

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 三十歲

是年梁肅中文辭清麗科。

貞元元年（七八五） 三十五歲

貞元四年（七八八） 三十八歲

是年李翱荐東野于張建封，其句云：『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于郊，佗日爲執事惜之。』

註：昌黎集孟生詩下註云：「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嘗以書薦東野。」

漸唐書卷一百七十七云：「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勅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懼，卽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

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翻下教，使以田佔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窮弱以安！翻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

是年賈島生，郊寒島瘦，詩名駢著，東野集中有戲贈元本詩一首，卽贈賈島也。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旋往京，居青龍寺，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曰：『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元和中，元稹白居易變尙輕淺，島獨按格入僻以矯浮艷，當冥搜之際，前有王公貴人，皆不覺，游心萬仞，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嘗歎曰：『知余素心者，惟終南，紫閣，白閣，諸峯隱者』。

耳！』得句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尋自題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嵩丘有草廬，欲歸來得，逗留長安，雖行坐寢食苦吟不輟；嘗乘蹇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遂吟曰：『落葉滿長安，』方思屬聯，杳不可得，忽以『秋風吹渭水』爲對，喜不自勝！因唐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且釋之；後復乘閑策蹇，訪李餘幽居，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又欲作『僧敲』鍊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旁觀亦訝！時韓愈尹京兆，車騎方出，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到馬前。鳥其實對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迴避，愈駐久之曰：『敲字佳』遂並轡歸共論詩道，結爲布衣交，遂授以文法，去淨

曆舉進士。

貞元六年（七九〇）四十歲

詩人李賀長吉生

賀鄭王之孫也，七歲能辭章，名動京邑，韓愈皇甫湜覽其作，奇之而未信，曰：『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令人豈有不識之理』遂相過至其家使賦詩。唐才子傳云：『賀詩稍詭奇，而別出於郊島，組織花草，片片成文，所得皆警邁，絕於翰墨畦逕，時無能效者。』

貞元八年（七九二）四十二歲

是年韓愈李觀同舉進士，而觀高等，名第八，愈第十三。東野有贈李觀詩，自註曰『觀初登第』其句云：『誰言形影親？燈滅易去身，誰

言魚水歡？水竭魚枯鱗。昔爲同恨客，今爲獨笑人。捨予在泥輒，飄跡上雲津。臥木易成蠹，棄花難再春。何言對芳景，愁望極蕭晨。埋劍誰識氣？匣弦日生塵，願君語高風，爲我問蒼旻！』可知東野此時尙未登第，抑鬱之情，流露墨間，而『願君語高風，爲我問蒼旻，』一語尤爲沉痛，人窘急而呼天，天何言哉？悲夫！

又李觀嘗薦東野於梁肅，李觀上梁補闕肅薦孟郊崔宏禮書曰：『（上略）今有孟郊者，有崔宏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中略）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爲文如適所陳，爲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塗之，未若觀之愚也。』

(下略)

李觀字元賓，李華之從子也。有文聲，與韓愈同爲東野深友，陸希聲序李元賓文集曰：『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工。』一作高今之言文章者，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何者？文以理爲本，而辭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高也！高一作見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

文體寢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
唐興猶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
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
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
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下略

貞元九年（七九三） 四十三歲

梁肅卒

貞元十二年（七九六） 四十六歲

是年呂渭知舉，東野李程榜進士。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坐主呂倚郎，登
科後蓋作於此時。其獻坐主呂侍郎云：「昔歲辭親淚，今爲戀恩泣，

『按東野屢試不第，前此有落第再下第，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

失意歸吳因寄東台劉復侍郎

吾師燕給先生曰：觀歸吳句知東野爲湖州人，漸唐書爲得其實也。

諸作。『棄置

復棄置，情乃刀刃傷』（落第）『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

安陌，空得淚見花。』（再下第）『共照日月影，獨爲愁思人。』（

留別長安知己）『失意容貌改，畏塗性命輕，時聞喪侶猿，一叫千愁

並。』（下第東南行）皆其落第後之苦吟也。而『嘆命』一詩，尤其

『愁』『苦』『怨』『惱』之情，直欲放棄科場生活，歸爲老農，其

句云：『三十年來命，唯藏一畝中，題詩還怨易，問易蒙復蒙，本望

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歸去不自息，耕種

成楚農。』至其登第後：『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

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則另一番氣概矣。

註：東雅堂昌黎集真曜先生墓誌銘云：「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登第，年五十四。」

文房唐才子傳云：「貞元十二年李程榜進士，時年五十矣。」新唐書云：「年五

十得進士第。」按東野天寶十年生，至貞元十二年，當是四十六歲，三說恐是推

算之差。又東雅堂昌黎集薦士「峻爽灑陽尉，五十幾何髦。」句下註云：「貞元

十二年呂渭知貢舉，郊年四十六中進士第。」據此，可知四十六說不誤。

貞元十三年（七九七） 四十七歲

李觀卒，東野有哭李觀詩，其句曰：「志士不得老，多爲直氣傷，阮公終日哭，壽命固難常；顏子旣殂謝，孔門無輝光。文星落奇隲，寶劍摧修鋸，常作金應石，勿爲宮別商。爲爾弔琴瑟，斷弦難再張。偏

轂不可轉，隻翼不可翔。清塵無吹噓，委地難飛揚。此義古所重，此風今已亡。自聞元賓喪，一日九入狂，沉痛此文夫，驚呼彼穹蒼。我有疾俗韻，勞君疾惡腸，知音旣已矣，微言誰能彰？旅葬無高墳，栽松不成行。哀歌動寒日，贈淚沾晨霜，神理本宵宵，今來更茫茫。何以蕩悲懷？萬事一傷！』蒼涼沈古，一往情深，足見交誼之篤。按東野擇友甚嚴，旣交則始終不渝，計生平友好，韓愈，李觀數子而已。觀其：『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隔，人中有獸性，幾人能真識？』（擇友）『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審友）『鑄鏡須青銅，青銅易磨拭，結交遠小人，小人難姑息。』（結交）『小人知慮險，平地生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

久道益彰。』(贈崔純亮) 諸語。可知東野決非矜傲狂妄之流。天常
夢夢，世亦滔滔，傷心人焉得不爾！其傷時之『有財有勢即相識，無
財無勢同路人。』長安羈旅之『始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亦同調也。
東野遊處既疾惡小人，故于君子大爲稱贊。其篇什中，多藉松栢之
堅貞，以喻君子之風操。

【**遡澗**】：『松栢歲歲茂，丘陵日日多。君看終南山，千古青裴我。』

【**遺興**】：『弦貞五條音，松直百尺心。絃貞含古風，直松凌高岑。浮聲

與狂葩，胡爲欲相侵？』

【**凄然**】：『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顏色。人心忌孤直，木心隨改易。既攢

樞日幹，未展擎天力。纔是君子材，還思君子識。』

隱士：『寶玉忌出璞，出璞先爲塵。松栢忌出山，出山先爲薪。君子

隱石壁，道書爲我隣，寢興思其義，澹泊味始真。』

古意：『鑿獨是明月，識志唯青松。』

勸友：『堪嗟無心人，不如松栢枝。』一作青松姿。

感懷：『含酸望松栢，仰面訴穹蒼。』

寓言：『謔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

罪愆：『二月天下樹，綠於青松枝。』

註：昌黎集答李秀才書注云：『李觀卒貞元十年。』按李觀貞元八年與韓愈同舉進士

。其墓誌云：『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中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

，年二十九卒於京師。』據此，貞元十年之說未是，恐在貞元十二三年也。又近

人梁廷燦之《隱代名人注》卒表未載其生年，卒年作「貞元末」三字附列之。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 四十八歲

是年李翱登進士第，

貞元十五年（七九九） 四十九歲

是年東野遊會稽觀禹穴。越中山水一詩，蓋成於是歲，東野性喜遊覽，集中有遊適詩甚夥，如：遊華山雲台觀，遊韋七洞庭別業，遊石龍渦，遊終南山，俱是屐跡游痕。

註：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有句云：「東野窺禹穴，李翱觀濤江」，其題下註曰：「貞元十五年，公（韓愈）時在徐，籍往謁公，未幾辭去，公惜別，故作是詩以送之。」此詩既作於貞元十五年，東野會稽之行，似應在此時也。

是年韓愈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於徐，因被留以職事。二月乙酉東野友人陸長源卒於汴州亂軍中。

東野友人張籍登進士第。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性詭激而能爲古體詩，嘗取杜甫詩一首，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致易！」有警策之句傳於時，當時有名士皆與交游。其與東野相識當在韓愈之先，觀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之：「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孟郊也。孟郊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可知。

貞元十六年（八〇〇） 五十歲

是年東野家居奉親。韓愈與東野書云：「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按東野上滄州盧使君及養生書此項懷抱，尤爲具體，上盧使君曰：「道德仁義天下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將無人主張之乎？曰：賢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周天下而行也。無其位則周身言之可也。道德仁義天下至公之道也。」其養生書更拈出「天」「君子」等字：「天之與人一其道也，天地不棄於人，人自棄於天，天可棄於人乎？曰：不可！人自棄也已。曰：人皆棄之乎？曰：賢人君子不棄也！凡人棄之可！天有殺物之心，而無棄物之心，天有棄物之心，則萬物莫能生矣！是故君

子與萬物皆不棄人，君子之道豈易哉。敢不法天而行乎？所以君子養其身，養其公也。小人養其身，養其私也。以公道養天下則天下肥也。以私道養天下則天下削也。」

是年張籍在和州居喪，李翱結婚。

註：昌黎集與孟東野書題下注云：「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於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又與孟東野書云：「李習之娶吾亡兄

之女期在後月……張籍在和州居喪……」

貞元十七年（八〇一）五十一歲。

東野爲溧陽尉，甚快快，韓愈送孟郊序，蓋送其之任也，有句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溧陽

唐興寺觀菩薩薇花同諸公餞陳明府。同溧陽幸送孫秀才，溧陽秋霽，三詩，當是溧陽尉任內作。

註：貞曜先生墓誌銘云：「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開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

是年韓愈調四門博士。

貞元十九年（八〇三） 五十三歲

韓愈貶爲陽山令

順宗永貞元年（八〇五） 五十五歲

是歲爲乙酉年，東野著乙酉歲舍弟扶歸興義莊獨止舍待替人一詩。有句曰：『士有百役身，官無一姓宅。』按其語氣，此時東野似已罷溧

陽尉。

順宗登極，鄭餘慶徵拜尚書左丞。韓愈薦士詩題下註云：『此詩作於

郊爲尉後，辟從事前。』薦東野於鄭相，蓋此時也。其言云：『（上

略）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髦？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

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謂鄭餘慶愛遇

均覆燾；况承歸與張，謂鄭管爲歸登，張建封所知。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穿

魯縞，胡爲久無成？使以歸期告。霜風破佳菊，嘉節怕吹帽，念將決

焉去，感物增戀繆。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芼。魯侯國至小，廟頂猶

納郛。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中略）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

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啄菹。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

後時徒悔惱。救死具八珍，不如一簞犒。微詩公勿諂，愷悌神所勞。

。」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少勤學，善屬文，歷居顯職，東野有詩投贈。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云：（上略）「餘慶砥石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取求。」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下略）

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 五十六歲

是年東野從河南尹鄭餘慶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

註：昌黎集貞履先生墓誌銘曰：「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轉運從事，

試協律郎。」其下註云：「元和元年以鄭餘慶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翺分司

洛中薦之。」吾師燕齡先生曰：「史不言習之分司，當是校書郎以後爲國子博士

前。唐制罷幕府者，往往以分司處之。」

是年六月韓愈自江陵掾入爲國子博士，至長安時在七月，與東野聯句，題曰：納涼聯句。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幾道東野從叔）與東野同吟，時在元和元年秋季。會合聯句亦作于是時，係東野與韓愈張籍張徹會於京師所作。

漱雨聯句、城南聯句、同宿聯句亦東野與韓愈同作，時蓋在元和元年也。

接聯句昉於何時，云者紛歧，或曰古無此法，自東野韓愈始；或謂上則唐虞濩歌，下則漢武湘梁，皆聯句之所起。亦有謂始賈充、陶潛、何遜諸人者，顧於此新詩體特有貢獻，開後來製作之法門者，當崇東野與韓愈，是應大書者也。

註：昌黎集聯句類下註云：「諸聯句多元和初作。」

昌黎集納涼聯句下注云：「公（韓愈）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至是七月。與東野會合京師聯句。」

元和三年（八〇八）五十八歲。

是年東野母喪子殤，百憂攢肺肝，誠不知多少淒涼在此中也。所作杏殤及哀幼子等詩，厥詞甚悲。杏殤云：「兒生月不明，兒死月始光。兒月兩相奪，兒命果不長，如何此英英，亦爲弔蒼蒼，甘爲墮地塵，不爲末世芳。」踏地恐土痛，損彼芳樹根。此誠天不知，剪棄我子孫。垂枝有千落，芳命無一存，誰謂生人家？春色不入門。」杏殤詩九首錄二。韓愈作東野失子慰之，其序云：「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註：韓愈貞曜先生墓誌云：「母卒五年，而鄭公（鄭餘慶）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

參謀，試大理評事。」按元和九年以餘慶爲興元尹，以是推算，東野喪母當在元和三四年也。

昌黎集東野朱子題下注云：「東野爲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作也。」

是年東野摯友河中樊宗師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

樊宗師字紹述，祖詠，開元中，舉草澤科，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父澤建中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累官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校檢右僕射，卒官，贈司空。宗師生而其家富有，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韓愈與袁相公書云：「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有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餓，宗師怡然處之。」宗師爲文，與韓愈柳宗元同時，又相好也；視二氏之逸駕絕足，瞠乎若恐後之，將掉鞅爭先，則力之

不能及；欲頰仰襲沿，則恥爲之下。於是瘁心竭液，恢詭險僻，務奇以掩之，飾夷以艱，襲昭以幽，易常以異，有意爲之，必以已出爲貴，不蹈襲前人一字一句。

元和四年（八〇九）五十九歲

韓愈任都官員外員拜河南令。

東野從叔簡（幾道）拜諫議大夫知匭事。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東野集中有舟中喜遇從叔簡，送從叔簡，感別送從叔簡諸詩。

元和五年（八一〇）六十歲

盧殷卒於是年十月，東野有弔盧殷詩十首。

韓愈登封縣尉盧殷墓誌曰：『元和五年十月日，（月下或有五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自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米帛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下略）

白居易與元九書：『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郎。』

元和六年（八一）六十一歲。

東野戲贈無本二首，蓋作於此時。

是年韓愈有辭留東野一詩，有句曰：『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鐘。』

其下注云：『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陸轉運從事。』

是年東野從叔簡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寺，翻譯大乘本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

按東野有答文應上人，憶周秀才素上人，贈道月上人，送清陽上人，送獻上人，送超上人歸天台，同畫上人送郭秀才，諸作，與佛豕來往甚爲頻繁，叔侄殆有同嗜歟？

元和九年（八一四）六十四歲。

東野卒，無子，妻鄭氏，有弟二：曰鄴，曰郢。是年鄭餘慶爲興元尹，奏爲參謀試大理評事。絜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闕鄉，暴疾卒。

張籍曰：『先生揭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

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

賈島哭東野云：『身死聲名在，名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後，斜日下寒天。』

韓愈與鄭相公書：『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

東野從叔前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辛文房唐才子傳云：『張籍諡如貞曜先生，門人遠赴心喪，郊拙於生事，一貧徹骨，喪褐懸結，未嘗俛眉爲可怜之色，然好義者更遺之。』
郎瑛七脩類藁謂東野口吃，其辯證門云：『韓十八答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周昌鄧艾之病。』

三、歷代孟東野詩評

唐

(一) 韓愈

貞曜先生墓誌銘云：其爲詩闢目鉢心，刃迎鏖解，鉤章棘句，摺擢膏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而於世抹殺，人皆刼刼，我獨有餘。

辭贈張秘澣云：陳野動驚俗，天應吐奇芬。

(二) 李翱

李翱荐郊于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詩，自前漢掾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三) 李觀

孟東野年譜

上梁補瀾卷孟郊崔宏禮書云：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

(四) 張籍

辨別孟郊云：君生浮俗間，立身如履經，純誠發新文，獨有金石聲。

(五) 張爲

詩人注客圖以孟郊爲清寒僻苦主。

宋

(六) 歐陽修

六一詩話云：東野移居（東野詩集作借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謝人惠炭（東野詩集作答友人惠炭）「驅却座上千里寒，暖得曲身成直身」。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語也。

歐陽修又云：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

(七) 蘇軾

〔讀孟郊詩云：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變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養彭蠡，竟日嚼空螯。要當門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苦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此置之，飲我玉色醪。〕

其二云：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飢腸自嗚喚，空壁轉飢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似自煮。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鴈罷，獨速短髮舞。不憂踏綰翻，踏歌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脚洗白滌。嫁與踏浪兒，不識前離苦。歌者江湖曲，感我長壽旅。

(八) 蘇轍

孟東野年譜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開道；孟郊嘗有詩云：「食糲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是礙，誰謂大地寬？」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觀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二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九) 黃庭堅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問山谷云：「人言東野聯句卽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

(十) 劉敞 王回

劉貢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辯博，似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

(十一) 嚴羽

滄浪詩話云：孟郊之詩刻苦，其句法格力可以見矣，讀之令人不歡。

(十二) 尤袤

全唐詩話云：孟郊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之詞也；然則天何嘗礙郊？郊自礙耳！

(十三) 張耒

張文潛曰：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詞爲工。或謂郊爲誰貧？曰：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無寒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具俱無，以是知之耳。

(十四) 蔡寬夫唐司空圖

孟東野年譜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爲九勁氣偉，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澀，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

(十五) 魏泰

臨漢隱居詩話云：郊詩寒僻窮澀，琢削不暇，眞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以見矣！其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荐其詩云：「榮華宵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十六) 計有功

唐詩紀事云：郊窮困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歇，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

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又云：「天寒色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苦調更何言，久吟成此章。」此郊苦寒吟也！或曰：郊善言貧，此詩與島詩云：

「臥聞西床琴，凍折兩三絃，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正相侔矣！

元

(十七) 元好問

論詩絕句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十八) 辛文房

唐才子傳云：「陳野工詩，大有理致，韓吏部極稱之。多傷不遇，年邁家空，苦思奇澀，讀之每令人不歡。如借車（見前），如謝人惠炭（見前）。如「愁人獨有夜燭見，一

紙鄉書滴淚穿。」如下第（見前）之類，皆哀怨清切，窮入冥搜。其初第吟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當時議者亦見其氣度窘促，卒漂淪薄宦。詩識信有之，未實爲之，爲之何哉？

明

（十九）高標

唐詩品彙云：東野少懷耿介，離隄困窮，晚擢巍科，竟淪一尉。其詩窮而有理，苦調淒涼，一發於胸中，而無吝色，如古樂府等篇，諷詠久之，足有餘悲也。此變中之正也。

（二十）王世貞

全唐詩說云：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

又云：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

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謂之元和體。

(二十一) 胡震亨

唐詩發源云：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

(二十二) 瞿佑

歸田詩話云：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爲所取也。東野詩如：「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又云：「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氣象如此，宜其一生踟躕也。惟澄齋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頗放繩墨，然長安花豈能一日看盡，此亦識其不能遠大之兆。

清

(二十三) 王士禎

唐人萬首絕句選云：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魏晉，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

(二十四) 沈德潛

唐詩別裁云：東坡目爲郊寒島瘦，島瘦固然，郊寒過求高深，隣於刻削，其實從眞性情流出，未可與並論也。而元道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毋乃太過乎？

(二十五) 洪亮吉

北江詩話云：孟東野詩：「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之詞也。然則天何嘗礙郊？郊自礙耳。

(二十六) 李懷民

〔重訂詩人注客圖〕云：中晚以後，人物有似於孔門之狂狷：韓退之，盧仝，劉叉，白樂天，狂之流也；流東野，賈島，狷之流也。後世人不識，或指其言爲俗劣，爲粗鄙，爲直率，爲妄誕，嗚呼！是皆浮沉世故，居心不正者，徒以香情麗質爲雅耳。

（二十七）四庫提要

提要云：郊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自蘇軾詩空警小魚之謂，始有異詞。元好問論詩絕句，乃有「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當以蘇尚俊逸，元尚豪華，門徑不同，故是毋非素，究之郊詩品格，不以二人之論減價也。

（完）

孟東野年譜

四六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全一册實價三角)

著者 李士翹

發行者 張家橋
三山口
東大街

印刷者 察哈爾印刷局
上堡明德大街路東

電話分局一一五號

ABC
F
825.6
6